

的猶拉Saint Imier In Th。Jura會議召開，兩派遂劃然。廣州這一回拆蟬頭勾當，可以說是運動史之一頁。

拆奸在十二月中旬，轉眼便是耶穌誕節，雙方客客氣氣，互相館贈了一些禮物。聖誕之夕，敏諾作爲東道主，在東山寓所設起頗盛大的讓會，招請全體同人舞蹈歌唱，酒肉繢紛，相戒不提及黨派半字，大有今夕只許談風月之概。這使得倭挺斯基大大領略中國智識分子的風度。

這時候，正牌的中國共產黨已在娘胎裏作動，倭氏有產科師任務，亟須返滬。除夕動程，同人推代表江干相送。

中共出娘胎

說到中共的老娘親就有「妾身未分明」之感，而這一顆珠胎，暗結在蘇俄十月革命中國五四運動之下則殊屬顯然。雖然未曾嚴格檢定過他的血型，其爲混血兒則又了無疑義。

陳獨秀與倭挺斯基未赴廣州之前，在上海已經把組立共產黨的藍圖製好，並且相信已徵得華北華中不少人同意。他倆先後到粵，志在說服南方同人，圖得進行的順利。却不料依然

俄壁，致不得已而鬧分家，分家之後，他們便放手進行了。國內有的是社會主義者同盟的基礎，陳獨秀、李大釗的高足弟子又遍佈各方，自易於一呼而集。可是中共發祥，半在法國。上邊說過，里昂的中法大學學生，數千的勤工儉學生，十五萬的參戰華工，匯合而為宣傳馬的大對象。就中如李立三，如陳毅，如何長清，現在姪蘭無上，皆當年在法國啃麵包頭，高談唯物史觀的。此中有一奇特青年則不可以不記。

這人是誰？原來就是獨秀先生的哲嗣陳延年，吳稚老於其被執就戮時，狀之曰蜂目而豺寓，毋乃太過。延年刻苦好學，同儕中沒有能及他百一的。乃翁在國內正領導青年傾向馬列主義，與自由社會主義省為敵，延年在法國則排斥馬列理論，反對權統治，指導羣衆革命，期成自由社會。他有一種絕技，用鋼筆寫油印蠟紙，作五號鉛字大小的楷書，玲瓏剔透。其自撰自印的宣傳刊物，薄薄的日記冊那麼一小本能容數萬言。留法的共產黨組成了，延年返身歸國，其時北洋寮閥氣，俄狗張，只孫、陳控制的南疆微有生氣。延年遂亦至粵，與數友設人民書店，售賣書報，亦自編著小冊子印行。他喜與下層貧苦階級接近，終日蓬首垢面，彳亍市井中，尤上緊學習廣東方言俚語。穗城黃包車夫達數萬衆，把頭備車出租，坐收車和。又設地獄般的宿舍，席地臥，方丈地常擠數人，人各一宿收租錢二角。延年穿插其間，教導車夫們用合作方法，自置車輛，自設宿舍。車夫們咸以為開玩笑，過屠門大嚼。延年覺

得要領導他們搞好，非自己親身加入彼除伍中不成功，於是果然賃一輛車，奔馳市上。朋儕有以爲爲計太拙的；有以爲矯情要譽的；有以爲盡情吃苦給不忘情享樂的儕輩諷刺的；有以爲革命精神無殊苦行頭陀，極致崇敬的。反應至不一，他却如無聞覩，泰然自若。過了幾個月，策動組成了黃包車夫工管，將有所開展，他便嘔血不支而舍去了。

五羊城內，風雲陡然變色，因出師北伐主急主緩問題，勤，緊，馴反對狼，大，快，觀音山大砲竟向總統府轟來，孫先生蒙難屈居永豐兵艦凡五十日。迨「勤王之師」分自湘桂馳來，陳炯明不支，退至惠州，負隅抵抗。

陳軍總部在惠城，而競存則下榻於西湖裏百花洲。前閩星報撰述陳秋霖，於粵軍回粵後^八競存逢至彼之家鄉海豐縣城辦一個施方性日報。一日，秋霖到百花洲訪晤曹存，步至鄰室，知競存那邊有客正劇談，止於鄰室，諦聽移時，那邊只一賓一主，復辨出語音爲陳獨秀，姑且聽聽說甚麼。原來這說客滔滔汨汨演說一大通，乃勸競存加入共產黨，領導華南發展。競存則先着大圈子，本其平日口肥，縱談「各取所需」和「各取所值」這二大原則，暗示他正懷疑馬克斯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法測。獨秀又說要幹不能徒恃軍隊，廣大的工人羣足負很大的任務。競存更示反對，他說現階既中國勞動運動只宜作勞工教育運動，最不好是拿勞工做政治本錢，這惡風氣一開了頭，往後將不可收拾。獨秀抹了一鼻子灰，怏怏而退。

獨秀此行神不知鬼不覺的，陳秋霖後僅數月與廖仲愷同車，廖被刺，陳中流彈死，死前旬日始將百花洲上所聞向二二密友透露，否則咽在三陳肚裏而已。

彼一陳負隅惠州，終於消散，此一陳則在粵搞好了共產黨 P 與青年團 Y，也回上海去了。

中共今年廿八歲

陳炯明殲部雖尙盤踞東江，廣州中樞已得而活動，中心工作是建軍，連類而及的是籌餉。那期間，廣州市面突有大批俄國煤油廉價出售，商人據以獲利，市民樂於購用，却不明其芹自來、亦無人究問其所自來。道路相傳，煤油餘利，約等於吳鐵城長公安局，奉命抽收全市房屋租捐兩個月之數，黃埔軍校於焉成立。,

那一羣「躲在老婆房間讀紅樓夢的社會革命者」，此時的確靜極 縱不神遊大觀園，也只蟄伏而張大一雙冷眼，注視着衰衰諸公的唱情檯步而已。相反的磨拳擦掌目灼灼凝視着政權的那一羣就併力在幹，吳稚老名之曰急色兒，形容盡致。陳獨秀，李大釗、怪代英，蔡和森等，左一篇文章，右一篇論說，一羣孫悟空頂不耐煩，認為這些掉文袋只管讓他叫，而實

幹的應該要跳。他們當時題種大計劃，確能分工合作地進行。其一是留法的闢開向莫斯科那條大路，扣緊第三國際和列寧政府。其二是國內中堅分子滲入國民黨和軍政樞軸，參加國民革命。其三是滲入各部隊左右官長支配士兵。其四是號召鄉村椎魯，部勒成軍，戕殺地主，

對民眾以實際行動作共產主義註解。

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熱烘烘開過以後，人們聽得睂耳的最高國策是容共聯俄。胡展堂私下問我對此作何觀感。我當時答得很俏皮道：「我從來歡喜臺下瞳熟鬧，却謝絕導演，犯不來爲人借箸，你們搞政治，尙權謀，多此一舉，至少可以增加劇情的曲折。做得好，我會拍拍掌，做得不好呢，我當然有喝倒彩的權利，看吧」。展堂縉眉沉思，因爲那幾年我掉臂遊行，很可能已有興風作浪的。大把戲演出。而我終於悄然從幕後遁去，展堂知之甚悉。步在他們正要決大疑定大計，以爲我必有所獻替，却不料只討得那幾句俏皮話，爲之爽姍。

鮑羅廷先生出現了，嘉倫將軍的雄姿浮在大家眼前了，農民部長是毛澤東，海外部長是彭澤民，其餘甚麼甚麼，記不清了。一

有人告訴我，凡事必開會議，依主之至，開會必有結果，一洗會而不議，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之老毛病，漪漺新氣象也。我聽了不由得歡喜，歡喜來了，別一老先生拍案怒罵道：「天下後世必有以開會亡其國者！」我駭問其故。老先生說：「狗咬了貓要開會，貓捉老員

更要開大會，有資格出席的，平均一天赴會要佔了十六個鐘頭，作孽啊！座客相顧都不敢笑。

又有人告訴我，開會，主府永遠是飽羅廷——大家却叫他閻羅，省文也議題，案由，辦法，秘書照例宣讀，讀畢，鮑主席『霎寒光的眼睛把正襟危坐的議員們一掃，鴉雀無聲，一案通過了。我說，我們自由社會主義者跟布爾什維克先生們拿了半年的奸頭便拆了，其實真正關係到柴米油鹽大問題還少，就是這羅宋湯的滋味已不中胃口之故。聞者粲然。

軍、師、旅、團、營以至違部都有嘉倫將軍支配着的政治部和政治員。這樣的大軍浩蕩出發而北伐了，現在中共黨史由「促成國民革命」寫起，你如不承認是「信史」嗎？

統一大業告成，石頭城氣象萬千，吳稚老謙稱爲「草臺班子」，老百姓則欣望河清海晏，奈命途多蹇，又是霹靂一聲「清黨」，地方奉行不遺餘力而天下騷然。展堂歸自莫斯科，又問我這番拍掌還是喝倒彩呢？我那時隱痛在心，不再俏皮却莊言正色道，要招致就招致要清除就清除，這是你們的事。我若說你們自擾，好像是「儂也涼涼去」的聲口。如果指天畫地，又類乎事後言智。但有一層，你們翻轉閻羅面孔，恣殺青年，統制思想，大開倒車，那不是對共產黨反動而是對世界對時代犯了大逆不道，可要當心不久便吃着苦辣不能下咽的果。展堂悚然，違說兩聲「無有是處」。

由今論之，中共成長滋大，因素甚多，中國這一大溫床，在在皆成機會，然而大有造於彼者莫如寧府袁袁諸公。蓋湘邊發難，籟南樹幟，那時掛籍共黨的才數千人，候補黨員

Y-

分子亦不逾萬人。迨延安喘息南定，鄉村小學生也有背棄父母，竊取幾文，千里間關，如水赴壑，大有「他年若得報恩讐，血染海陽江口」的一肚子悲憤而去的！那裏說得上甚麼主義？總之，中共孕育期前丁般的能³勢就是中國一切在轉變，當政的須暮而乏朝氣，復不能對人民負責，盡使進步青年極度失望，那股逆流便始焉涓涓，中焉蕩漾，終焉澎湃。

井崗山豎旗以後、這邊有「曾文正公日記」式的記錄，那邊有新朝開國史；這不過茶餘酒後聊資談片的別錄姑止於是，每期例要交稿的責任就此解放了。（完）